

重返 阿瓦提

赵勤 著



CSS

湖南文艺出版社

重返 阿瓦提

赵勤 著

CI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返阿瓦提 / 赵勤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04-7010-4

I. ①重…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107 号

重返阿瓦提

赵 勤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罗 行

装帧设计: 王 一

插图设计: 眠 云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50,000 印数: 1-5,000

ISBN 978-7-5404-7010-4

定价: 25.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新疆南部的阿瓦提。

一个维吾尔族农民，六十三岁的刀郎老艺人，打起手鼓喊起木卡姆旁若无人，撕心裂肺，那种叫卡龙琴的声音似裂帛，破空而入，直击你的心脏，让你不由自主地流泪和欢笑……

一个被当地人称做舞王的刀郎老艺人，七十五岁的农民，跳起刀郎舞可以和年轻人一样比着旋转到最后，当地一个三十八岁的离婚女人喜欢看他跳舞，他到哪里跳，她去哪里看，后来有一天他跳完舞下来，她看着他，他看着她，内心刹那电闪雷鸣。两人当即去找阿訇念了尼卡，算是结婚了……

新疆到处都是美，到处都是神奇。

第一次醉酒是在阿瓦提的葡萄架下。九月的一个黄昏，在阿瓦提刀郎部落的葡萄架下，我毫无防备的遭遇了慕萨莱思。

如果你有心事，千万不要喝，很容易醉的，阿瓦提的朋友很认真地告诉我。也许是我悒郁的灵魂还没有找到皈依的路，我这个异乡人在痛饮了两大杯后，强烈的慕萨莱思让我有些寒冷的胃感觉到了翻江倒海般的沸腾，大脑处于不可知的眩晕中。

那种感觉要怎么说呢？冰冷的慕萨莱思喝进胃里，先让你从头顶凉到脚，随即又有一股热流从脚底漫上腿、胃、心直至思想的最深处。

慕萨莱思的热烈可以让你在眩晕中体会到极致的快乐。这时候你就是自己，完全的自己，你就是你的上帝，你就是你的君王，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在这一场遭遇中，慕萨莱思让我在心灵深处体会到了痛苦的灼烧和甜蜜的幻想交织在一起的那种未知的迷惘。

对于不能把握的，我怕了。又回到了城市，又开始熟悉的都市生活。和从前一样挤公交车，打卡，上班，下班，回家。日子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可一样的日子却又有些不同，我说不清为什么，但内心清楚地知道日子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我开始思念那种强烈，甚至那种未知的迷惘。谁也不知道就此我会和阿瓦提有一种奇怪的感情。这个地方不是故乡，也不是我生活的地方，却对我有致命的诱惑。一次又一次重返。说起来也只是为了能在阿瓦提街道上到处走走，看看。

在阳光正好的午后，在夕阳斜照的黄昏，在新月初生的傍晚，在阿瓦提的小酒馆里痛饮着慕萨莱思，在她的眩晕里感觉着快乐、希望、激情和感动。

阿瓦提像一个情人，无论如何接近总有些说不清，总有些神秘，总有些诱惑，她藏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最不可触及的高处。只有在无人的夜晚，援梯而上，小心翼翼地拿下来在月光下晾晒。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我在新疆大地上无所事事地游走，总有盛景让人惊叹和感慨，而人在年轻的时候，大多是爱抒情的，不知道克制为何物。这里的文字都是契合我当时的心情和心意的，是我自己珍视的曾经，是我的青春年少时光。现在看起来不免生涩、矫情，就这样拿出来，心里也是惴惴不安的，但那确实是我曾经的样子。即使生命可以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那么青涩和矫情吧。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年轻。

目录

记忆深处的人	
酿酒师	/002
舞者	/008
卡龙琴师	/013
对诗的女人	/020
奢华的技艺	/026
说祝词的老人	/034
乌图那生的一个下午	/040
唱“花儿”的王秀芳	/045
骄傲的吐逊汗·吐拉丁	/050
艾山和玉生	/055
巴扎上卖烧烤的阿依古丽	/061
艾依提·依明记事	/069
景区里的新式牧民	/077
养金雕的老人	/084

重返阿瓦提	
和布克塞尔的云	/092
重返阿瓦提	/097
路遇五彩湾	/102
与鸟共舞——乌伦古湖观鸟的日子	/106
一个人的拜城	/113
梦寻尼雅	/118
情伤神木园	/123
塔城杂记	/128
零的村庄	/133
24小时阿瓦提	/139
巧遇命名礼	/143
路上的毛驴车	/147
以水的姿态	/151
在绝美的风景中穿行	/159
一面湖水	/163
旧疾	/167
神秘的吐峪沟	/169
千年胡杨	/175
沙漠写意	/177
命脉之水	/181
老城深处	/185

记忆深处的人



酿酒师

说来也奇怪，县里、村里那么多人都会做慕萨莱思，可都没有阿布都热西提做得好。他做的慕萨莱思喝多少也不会头疼，不会吐。

县里很多人认识他不是因为他原来是县里的教育局长，而是因为他做的慕萨莱思好喝。

每年的夏天，葡萄还没有熟，他家的慕萨莱思就已经被预定完了。再说他一年也就做那么一点，不到两千公斤，这对于喜欢喝着慕萨莱思度过冬天的阿瓦提县人怎么能够呢？

阿布都热西提退休了以后，在县城边上买了个大大的院子，专门收拾了房间做慕萨莱思的场地和储藏的地方。院子里种满了葡萄，他大部分时间都侍弄院子里的葡萄和瓜菜。

初夏的一天，我去他家的院子找他说说慕萨莱思的事情。看见果真是一院子的葡萄。

这么多葡萄，能用完吗？这才有四十米长，要是有四千米的葡萄架，大约就够做慕萨莱思了。阿布都热西提一边修剪葡萄枝，一边和我闲聊，在他是两不耽误。

其实阿布都热西提家的院子比别人家要大一些，里面种满了木纳格（葡萄名）、红葡萄，院子里搭满了葡萄架，一串串青色的小籽籽是还没有成熟的葡萄。看这个样子，秋天的时候可以收获很多葡萄，光吃自然是绰绰有余，可是他要做慕萨莱思就不够了，何况他做的慕萨莱思供不应求。

其实说起来阿布都热西提做慕萨莱思的方法和别人也是一样的，以前村里有人来看了他做的全过程，据说和别人也没有啥区别，一样是葡萄，一样的烧煮，一样的封存，可是口感和色泽就是相差很远。再不懂喝酒乐趣的人，也是可以喝出阿布都热西提酿的慕萨莱思的，那种醇厚、干爽的独特口味别人家的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我问他酿造的秘方，他笑说，没有啥秘密、秘方，只是在做的过程中要严把质量关。我打破沙锅问到底：怎么严把质量关？

他强调在选料的时候要注意一定选百分之百成熟的葡萄，并且还一定是阿瓦提县当地产的一种红葡萄，或者那种叫和田红的葡萄，这样的葡萄酿造的慕萨莱思颜色呈琥珀色，成分对身体好。村里有人在选料的时候不认真，把没有成熟的、坏的葡萄也选进去了，这样做出来的慕萨莱思口感会酸、涩，并且成分也不会好。至于那种用萎蔫了的葡萄酿造慕萨莱思的，口感就更不好了。选料是不好偷懒的事情，虽然没有人监督你，但如果你不尽心，做出来的慕萨莱思是一定不好喝的。

还有在烧煮的时候一定要煮到十八个小时到二十个小时，火要适中，火太大蒸发量大，慕萨莱思过于黏稠；火太小蒸发量不够，慕萨莱思浓度就不够。那些口感不好的慕萨莱思有些就是因为在烧煮的时候没有煮够时间，或者火候掌握得不好。

那你是一怎么恰如其分地掌握火候呢？

我用柴烧，不用煤，更不用天然气。

烧柴多麻烦啊，到哪找那么多柴，为什么不用煤或者天然气呢？

那种化学原料烧出来的火和柴烧的火不一样，柴烧的火软。

柴烧的火软？难道煤烧的火硬？火还有软有硬之分？

那是当然了，柴烧的火，绵软，但却有柔韧的力道。不像煤和天然气烧出的火，干燥、暴虐，力道也是有的，但是刚硬了些，不适合烧煮慕萨莱思这样有后味、有浓度的液体。他看我一眼，接着说道。再说了，烧柴好掌握火候，火大了，抽掉一些柴，火小了，给炉膛里多放一点柴。地里那么多棉花秆，还有院子里春天剪下来的葡萄枝，都是柴。我的慕萨莱思就是靠烧柴火烧煮出来的。

煤和天然气烧的火和柴烧的火咋不一样啦？不都是火吗？

那能一样吗？煤和天然气烧的火，硬；柴烧的火，软。你们汉族人不是都知道用柴火烧的火，蒸的馒头要好吃，就像我们用梭梭（一种植物）火烤肉就比城里无烟煤烤的好吃是一样的呀！

见我说不不过他，他有点得意地笑了笑。

人世间总有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煤和天然气烧出来的火到底有没有区别？如果有，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区别？可能是一种玄妙的哲学问题，是我无法洞悉的秘密。但阿会长固执地用柴火烧煮慕萨莱思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我看他侍弄葡萄架，就夸奖他院子收拾得好，这是个方正的院子，廊前有葡萄架搭起长廊，往前走可以看见院子前面还有一块很大的地，地里除了葡萄还种了苹果树、梨树、杏树，树和树之间的空地上也被利用起来，种了些西红柿、茄子、辣椒等蔬菜，挨着树根的地方茂盛着小白菜和韭菜，埂子上长着一溜大葱和鹰嘴豆。

他抬头看着一院子的郁郁葱葱说，这个院子曾经是我的家，也是我去年花了二十五万又买回来的。看我不解的表情，他接着说，1994年时，我和妻子卖掉了家里的七头牛和三只羊，倾其所有买了木料、砖、水泥和沙子，盖了这个房子和院子。我们栽种了葡萄，孩子们喜欢吃杏



子和苹果，我们问邻居要了树苗栽上。那些年我们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到果树成熟的季节，一放学就跑回来爬上树摘果子吃。他们三个的童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一年一个朋友家里出了点事情急需钱周转，我给他做了担保，用这个房子抵押贷了款。后来朋友走了，他家剩下不是老人就是孩子，还不了贷款。法院来评估了十五万，卖掉了这一院子。我和妻子带着孩子住到了亲戚家，又东挪西借了些钱，在另一处买了个小院子安置下来。后来朋友情况好了些，又回到了村里，也还了我们些钱，但不到十五万，我们还是买不起原来的这个院子。这两年我退休了，烧煮慕萨莱思赚了些钱，再加上这几年的积蓄，还有朋友给还的那些钱，凑了二十五万，好说歹说，才买回来这个院子。整整过去了十二年，我又住到了这里。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笑了笑，有点自得的那种表情。

想想也是，一个人经过十二年的时间，又回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家，那要经历多少外人不知道的事呢！

那你后悔不，给朋友做担保？

也没有啥后悔的，当时我也只能那么做。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妈妈病了，需要钱医治。我也帮不上什么忙，那时候我能做的也只有担保了。是我自己喜欢这个院子，我一直都想回来住，孩子们都工作了，也不经常回来，平时只有我和老伴在这里，人老了，就愿意呆在原来的老地方吧。

那他跑了的那两年，法院来卖你房子的时候，你恨他吗？

哎，说不清楚吧，花了那么多钱，他妈妈还是不在了，并且自己的小家也不稳固了，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男人那样一走了之也是没有办法的一种解脱吧。后来他想通了，就又回来收拾残局了。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离得也不远，间或也有来往。但或者是人老了，有些生疏和冷硬了。

不过，他喜欢我烧煮的慕萨莱思，我每年做好了，也会让孩子给他拎去一些。说完他又补充道。

其实县里、村里喜欢阿布都热西提做的慕萨莱思的人很多，但他一

直也没有扩大生产量，他说自己只是喜欢烧煮，并没有要把小作坊发展成工厂的计划。他的儿子和女儿也没有要继承他手艺的打算，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家都是在县上上班，吃公家饭的人，也就是他忙的那些天，回来帮着做做饭，打扫一下啥的。

县上有个慕萨莱思协会，阿布都热西提是会长，大家现在都叫他阿会长，他听了很高兴，好像这个头衔比他上班时那个县教育局长大多了。说起来阿会长也是有具体工作要干的，每年他要带领着会员和协会其他领导去一家一家地观摩会员制作的工艺和卫生标准是否达标。

县上除了有很多像阿会长这样的家庭作坊在做慕萨莱思，还有三家企业，也都在生产慕萨莱思。这三家企业也都是慕萨莱思协会的会员。县上每年秋天举办慕萨莱思狂欢节的时候，大家都把自己做的慕萨莱思拿出来，让更多的人品尝，选出口味最好的，给评个奖。阿布都热西提是最权威的评委，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做的慕萨莱思送来评奖。他不在意别人怎么品评他的慕萨莱思，这个也已经无需获奖来证明了。

县上把这个慕萨莱思狂欢节当个大事来办，认为是宣传县上的好机会。但其实那些烧煮慕萨莱思的人家，大多还是延续着很多年前的风俗习惯，每到秋末冬初的时候，农闲了，慕萨莱思发酵好了，大家轮流坐庄，煮好羊肉，拿出慕萨莱思畅饮，看谁家的慕萨莱思烧煮得好。一个冬天，大家都是在晕晕乎乎中度过的。

在阿瓦提的那些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天下已经有这么多葡萄酒了，这个新疆南部阿瓦提县的人们为何还要这么费力的酿造葡萄酒呢？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葡萄的，又是在什么时候掌握葡萄酒酿造的秘密的？他们在酿造的过程中耗费了多少热情和光阴？……

每一个装着慕萨莱思的大缸都相约守密，在五月的阳光下沉默不语。

五月的阿瓦提就开始期待着九月的那一场秘密酿造。村子周围能看见的地方，都是葡萄树，都是等待酿造的青青葡萄。

舞者

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古丽·盖娜就不由得抖动起来。她说她不能听到音乐，音乐一响起她浑身都想动，控制不住地想跳舞。

古丽·盖娜耳朵上扎了三个耳洞，上面两个带着闪闪发光的小耳钉，下面一个耳洞带着个大大的耳环，身体一转动，大耳环就晃荡起来，怎么看都有一种风情。

在刀郎部落的歌舞团中，她长得不是最好看，但只要一跳起舞来，她就可以在一群人里显出来，她那个专注、投入的样子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

很多人到这里是慕名来看刀郎人的生活习俗的，他们这个小小的歌舞团，一天要跳好几场舞蹈。早上刀郎部落第一批客人来的时候开始跳迎宾舞，中午饭时间要在宴会厅给客人表演刀郎舞和刀郎游戏，宴会厅的表演结束后接着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去给散客表演刀郎舞。并且除了

午餐和晚餐时间，只要有客人来，她们就要跳迎宾舞，有的时候一天要跳十几场迎宾舞。

天天这么跳舞，有时候几个女孩子和小巴郎就学会了偷懒，他们拖着，手和脚一伸一展都有点懒洋洋的味道，只有古丽·盖娜真心实意地跳着。你可以从她身体的一起一落，眉眼的转动之间感觉到她的喜悦，那种舞蹈的喜悦。你看她跳舞，可以看出她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表演给别人看，她自己是沉浸其中的。

音乐中，此刻她在旋转，她的脸上有种发自内心的笑意，这个是她和那些女孩子不一样的地方，让你一眼就可以从一群人的舞蹈中看到她。

刀郎部落的人议论古丽·盖娜跳舞的时候，笑得妖娆，神情有些野，有的男人说得更露骨，说她跳舞的神情有点骚，带着挑逗的意味。她自己倒是不在意：我就要这么跳，就要这么笑！

古丽·盖娜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从小她就爱跳舞，学习成绩倒是一般。初中一毕业，她就闹着不上学，要学跳舞。爸爸拿她没有办法，只好把十几岁的她送到新疆艺术学院中专部学了三年舞蹈。毕业后因为太爱跳舞了，渴望更大的舞台，她和同学以及老师在深圳、福州等内地城市的舞厅、歌厅跳过舞。

走在刀郎部落的葡萄长廊下，古丽说起在深圳的海上，有一艘很大的船，古丽和一群俄罗斯姑娘小伙在那里一起跳舞，虽然是学校老师组织的，虽然给的工资不低，虽然那个舞台很大，灯光很亮，可经常吃不到家乡的饭菜。有时候还会遭到无良客人的骚扰，古丽脾气很直，遇见这样的事情她会很暴躁。那时候她特别想家，想着在新疆南部的刀郎地区，那么多人喜欢跳舞和唱歌，那些老人跳起舞来多么畅快，如果家乡有这样一个舞台就好了，她就可以在家乡跳舞了。

十七八岁的她还是孩子，可是已经在千里之外讨生活了。想家的时候，就给爸爸打电话，妈妈很早就没有了，她是爸爸的小棉袄。每一次她都是笑着说自己在深圳很好、很快乐。有人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小